

# 血脉里的清明年轮

陈德仁



从小时起,每一年的清明节都让我心里像打翻调味瓶,甜和辣在打架,分不清是高兴还是难过。

那时还不太懂事的我总是跟着大人凌晨打着手电筒出门,晚上才踩着星光一脚高一脚低地摸回家。稍明事后,坐船横渡黔江,少了双脚量地的艰辛,多了迂回弯曲的水湾。那高低起伏的涛涛激流让我的呼吸都沾满蒲公英小伞的轻盈。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竣工后,客船停航,没了亲水嬉戏的乐趣,取而代之的是一条3米多宽的水泥路,从县城一直蜿蜒到村脚,翻山三小时才到达目的地。返程累过耷拉舌头的狗,进家门连脚都抬不起来。

清明节前几天,老妈就开始数落:“准备了啥!你要计划行动啦!”

“急什么,又不是赶圩,还早着呢!”年年被走路还是陆路困扰的我感到厌烦。

几天前,80多岁的大伯打来电话,气喘吁吁地说:“我两个女儿在上海没法回来,我也

爬不动山啦,你们在家多费点心。”外嫁的二姐和三姐也打来电话说,人过八旬“零件松”,不能返乡了。

记得那次,男女老少手脚并用攀登陡峭的石壁,胆战心惊地匍匐挪过几十米深的悬崖边,用镰刀割断比人还高的狼箕草,猎狗似的探寻深藏的墓碑。渴了,扯一抓雷公根,抖落泥土塞进嘴里,拼命咀嚼那丝丝甘味,用口腔泛起的点点津液强压即将冒火的喉咙。饿了,摘一抓鲜红欲滴的“三月泡”囫圇吞下,暂时安慰一下紧贴脊背的小胃。大家一步一歇爬上山脊,从天蒙蒙亮找到烈日躲进丛林中,还是找不着目标,只好上气不接下气地原路返回,在坡底一字儿摆开鸡、鱼、猪肉行礼。侄儿胡乱插上袅袅焚香,一屁股坐下地不知在埋怨谁:“谁叫你们把老祖带到大老远的地方,好像认准越远越高风水越好一样。”

想到这,我下意识拨通远在北京打工的儿子的电话:“你回来做清明吗?”

“老爸,来回跑花几千块钱没必要,我打几百块给您出份子行吗?”儿子面露难色道。

我突然感到胸闷,脑子卡成蓝屏,连一个念头都加载不出来。我辈希望一年中能借清明假期,让老老少少聚一聚,理一下家族起源和发展脉络,表达对先辈的敬仰和怀念之意。可时代的快节奏和生活的压力无情地冲刷着

传统习俗,文化继承和现代祭祀观念的碰撞令人感慨万千。

这时,大哥的电话犹如寒冬炭火般送来温暖:“这几年,青年出去打工,剩下我们六七十岁的人成主力了。要不找附近村的人帮忙铲坟草,到时候我们去上香就行了?”

话音刚落,我像即将沉入江底的落水者突然看见一艘船划来,赶忙拨通邻近好友电话。村支书老廖话露难意:“我们村百分之八十是70岁以上的老人,没得人嘛!”

“帮下忙呗!我给钱的啦!”我急忙申明有酬劳。

“就是给300块钱也找不到人啊!再说了,清明这段时间就像年三十晚上的砧板,个个都没得空咯!”老廖也很无奈。

广西人讲兄弟情。既然对方都说到这个份上了,我霎时无语,心情沉向谷底:我们也有到老态龙钟时,谁来承续那一连串爬山过水的泥脚印呢?

“还在磨蹭啥?割草机还没修,看看镰刀锄头能不能用!”心急的老妈絮絮叨叨。

我抢过老妈从床底拖出来的一身灰尘的皮箱,那是父亲去世时一直舍不得丢弃的遗物。

按习俗,老人去世时用过的物品要烧掉。但这个特殊的皮箱被老妈力排众议藏了起来。

## 忆父亲

郑重

父亲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农民,还是一名备受尊敬的“赤脚医生”。在那个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,父亲自学中医知识,熟悉各种中草药的药性与用法。他背着药箱,走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,为邻里乡亲看病问诊。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风吹雨打,只要有人需要,父亲总是随叫随到。他的医术与仁心,温暖了无数村民的心。对于那些贫困的家庭,父亲不仅不收诊费,还会慷慨地给予帮助。在父亲身上,我看到了善良与担当,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的真谛。

在我们的成长岁月里,父亲是一位严格的导师。他虽不善言辞,但对我们的教诲从未间断。他用自己的言行教导我们要尊老爱幼、勤奋学习。每天放学后,我们都要帮父母干农活,体会劳动的艰辛。在学习上,父亲更是严格要求,我们的作业本上常常留下他批改的痕迹。他常说:“知识能改变命运,只有好好读书,才能有出息。”在父亲的督促下,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发奋学习,力求上进,努力走出乡村,去追寻更广阔的天地。

父亲为人和善,在村里拥有很高的威望。他曾担任“村长”,调解了无数纠纷,是村民心中的主心骨。邻里之间有了矛盾,总是第一时间请父亲出面解决。父亲公正无私,总能站在双方的角度考虑问题,让矛盾双方心服口服。对于那些生活困难的村民,父亲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,借钱、借粮,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在他的影响下,整个村子都充满了和谐。

父亲生前最爱养蜜蜂,最多时有十二三箱。每到春暖花开,蜜蜂在花丛中飞舞,父亲在蜂箱旁忙碌,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刻。每年收获的蜂蜜,父亲都舍不得吃,总是精心包装好,让子女们带回县城。2021年的冬天异常寒冷与潮湿,蜜蜂被冻死了一大半。父亲看着那些死去的蜜蜂,心疼不已,那段时间,他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笑容。蜜蜂的离去,仿佛带走了父亲的生命之光。第二年春天,父亲带着对蜜蜂的眷恋和对子女的爱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如今,母亲虽已有85岁高龄,但身体依然硬朗,生活能够自理。我们兄弟姐妹围在母亲身边,尽心尽力的照顾她,让她的晚年充满幸

福与温暖。我们常常给母亲讲父亲的故事,那些美好的回忆,总能让她脸上舒展开幸福的笑容。我们相信,父亲一定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份亲情与温暖。

父亲,您虽离我们而去,但您的音容笑貌、您的教诲、您的爱,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。您用一生教会我们如何做人、如何面对生活。您的善良、勤劳、担当,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。在另一个世界里,愿您没有病痛,没有烦恼。我们会带着您的期望,好好地走下去,让家族的爱与温暖代代相传。

清明节是中国最隆重的“感恩节”。这一天,山岭到处挤满了人,割草添土、上香斟酒、鞠躬祭拜。在回顾血脉渊源的同时,感念先辈给我们生命,教我们做人,育我们“散枝开花”。此时,千里之外的儿子打来电话:“爸,我已经买了动车票,马上和叔叔伯伯婶婶们一起做清明。我想用无人机记录下祖辈肩扛手提爬山涉水祭祖的虔诚。”

霎时,我泪如泉涌,心中泛起宽慰的涟漪。确实,一个人如果不敬畏祖宗、不关爱家人,家族能兴旺起来吗?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能代代延续吗?只有跑好这场世代相传的接力赛,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!

福与温暖。我们常常给母亲讲父亲的故事,那些美好的回忆,总能让她脸上舒展开幸福的笑容。我们相信,父亲一定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份亲情与温暖。

父亲,您虽离我们而去,但您的音容笑貌、您的教诲、您的爱,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。您用一生教会我们如何做人、如何面对生活。您的善良、勤劳、担当,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。在另一个世界里,愿您没有病痛,没有烦恼。我们会带着您的期望,好好地走下去,让家族的爱与温暖代代相传。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

## 诗歌

### 不尽追思汇江河

章国钧

天边飞来一群白鹤  
撒落雪花朵朵  
释放了天穹  
凝固了蹉跎  
橘颂九歌  
带走杂陈五味  
留下不尽追思汇成江河

记忆中,你们在风雨中穿梭  
坚毅脚印一摞摞  
踏平了坎坷  
越过了漩涡  
心血汗水  
充实了生活  
春夏秋冬远离饥寒交迫

记忆中,你们知识广博  
授予的人生哲理多多  
胸中存信念  
追求靠执着  
认准目标道路宽阔  
你们赋予的力量  
足以战胜任何鬼怪妖魔

而今天你们相继驾鹤  
游览逍遥蓬莱天国  
燃一片心香  
献一束百合  
恳请清风明月  
带去我们不尽的思念  
任云卷云舒潮起潮落

## 又是一年清明雨上

属于那只鱼

清明前的雨水似乎带着某种宿命感,也唯有雨水的润湿,才显出这个时节特殊,天地间变得厚重起来。在烟雨蒙蒙中,我常常会想到许嵩的《清明雨上》中那句歌词:“雨打湿了眼眶,年年倚井盼归堂。”我每年都会如期回到老家,在清明节那天爬上长长的山岭,穿过八角树林,去看望长眠于此的父亲。细雨纷飞,打湿了树叶,上山的路泥泞起来,也打湿了每一个扫墓人的心,让人的思绪变得多愁善感。

清明节这天,弟弟一大早就起床,麻利地杀鸡拔毛,将处理好的鸡和一条五花肉放入大锅里,再丢入几片葱、姜。水开后,转小火焖十分钟,香气便弥漫开来。我熟练地备上香烛、水果饼干等,再包上几个母亲提前做的艾粿粿,一起放进一个背篓里。吃完早餐后,一切准备就绪,我和弟弟带着小侄女,向着村后的山岭出发。

父亲因车祸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多年了。这些年来,我和弟弟在求学与求职的道路上艰难跋涉。年少时期,我们也曾因缺失父亲的关爱与指引,遭遇过许多挫折与坎坷。好在母亲的悉心教诲像一盏明灯,照亮我们前行的路,让我们未曾偏离正道。后来,我们成家立业、生儿育女,过上了平凡的日子。即便如此,思念从未停止,总会在某个瞬间触景生情,感叹命运的无常。而我们能做的唯有在每年的清明时节,烧上几炷香烛,将哀思化作青烟,祈愿九泉之下的亲人能福佑我们。

燃烧的香火袅袅升腾,思绪随之飘远。

父亲在世时的片段在脑海中浮现,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涩。斯人已逝,生者唯有在这袅袅香烟中缅怀。在等待烛火燃尽的过程中,我和小侄女往野竹林深处寻找苦笋,用这手勾竹子做支撑,脚往坡下踩下去,那手抓住另一根竹子稳住身体,不一会功夫就到了半坡。这里生长的竹子比较细,长出的笋子也是细长一根,用手轻轻一掰就断了。我们用砍刀剥去厚厚的皮壳,露出白嫩嫩的笋肉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我们将笋子装进随身携带的布袋里,不一会儿就收获了不少斤,背在背上沉甸甸的。这时,弟弟在坡上大声呼喊:“回来收拾东西,准备放鞭炮了!”我们紧攥着竹子,奋力往上爬。回到空地后,迅速收拾好祭祀的物品,沿着狭窄湿滑的小路回家。一路上,脚底不时打滑,鸡和五花肉在背篓里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,装满竹笋的布袋在腰间一颠一颠地左摇右晃。

回到家后,我顾不上疲惫,扒拉了几口饭后便迫不及待地叫上外婆一起去摘茶叶。站在房前远眺着对岸群山,八角林、杉树林在云雾里影影绰绰地起伏。在林与林之间向阳的开阔地带,小舅在十年前栽下的茶树长成了高低错落的小丛林。由于他外出打工疏于管理,不施肥、不剪枝,茶树完全处于野生的状态,或高或矮,或单薄或粗壮,倔强地生长着。在一个个春天湿润的早晨,夜露浸润的新枝默默抽发新芽。

早在几天前,我便打电话给小舅:“你们

家那片茶叶留给我回家采哦。”小舅爽朗地应允道:“你最好在清明节那天去采摘,那才是真正的清明雨前茶。”

约莫几分钟的脚程,我和外婆来到了山脚。我沿着茶树间的缝隙穿梭而过,站在稍显平稳的空地上,伸手拉过茶树的枝条,用指尖轻轻掐下鲜嫩的茶叶。此时,细密的雨露沾染了我的头发和衣裳,脚上的鞋子也沾满泥泞。

手工制作清明茶,是我清明回家必做的一件事,看着藏在小罐里的茶叶,心里说不出的满足感。那些残留在故乡的光阴,是不是都凝结在茶叶尖将坠未坠的水珠里了呢?不远处,外婆开始悠悠地唱起山歌,我的心变得柔软起来:这个耄耋之年的老太太,世界里仅有几只鸡、半亩菜地,身边是熟悉的事物,她的人生不必走出山村也自圆满。

而我们已经走出大山,却还要回来,再回来。

晚上,外婆陪我一起炒茶叶,用大锅煮苦笋。她说第二天带我去河边摘艾菜、野芹菜。我笑道:“这不是我每年清明回来都会做的事么?”

是啊,我们风尘仆仆返回家乡,为的不只是追思和走形式。在家长里短、细碎碎的日子,让我们拾起那些散落的光阴碎片,在雨水的滋养里重新生长出温柔的模样。就像此刻沾在发梢的雨露,像母亲新蒸的艾粿粿,像外婆永远唱不完的歌谣,在这个潮湿的春日里,轻轻敲打心扉。又是一年清明雨上,那是我无尽的思念……

## “那”事“那”情

黄庭凯

壮族话中的“那”,是水田的意思。

我还在襁褓中,母亲就背着我去“那”里劳作。母亲说,那时候的我想哭就哭、想笑就笑,泪水、口水打湿了她的衣背。对她而言,孩子不是累赘,而是动力,只有在“那”里辛勤劳作,孩子才不捱饥受饿。虽然背着孩子,但是她挣的工分并不比别人少。单干后的头几年,父亲在外地工作,孩子们尚小,全家的责任田只能由母亲起早贪黑打理。她说,“那”有灵性,你勤快它就繁华,你懒惰它就荒芜。在她的精心护理下,两亩多的“那”里寻不到哪怕是一棵稗草的生存空间。

农村的孩子自小就要为家里分担,“那”里出现小孩子的的身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。暑假刚好撞上稻谷收割的时节,因为身单力薄,我被分派晒稻谷的任务。晒稻谷看似比收割稻谷轻松,可从农忙开始干到农忙结束,人也是要脱一层皮的。尤其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,就算有三头六臂,也免不了满禾坪的稻谷遭雨淋。等大人从“那”里赶回来,禾坪上已经是一片狼藉,甚至有一小部分稻谷被雨水冲到禾坪外。

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我曾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永远远离“那”了。岂料,2018年成为驻村工作队员,我又开始和“那”面对面的了,做着大量与“那”有关的工作,呼吸的空气里充满久违而熟悉的“那”气息。周末回到家,母亲很喜欢问我村里的事,经常嘱咐:“耕那人”不容易,对他们态度要好一点。”

母亲的娘家人是住在黔江边的客家人,也有自己一亩三分的“那”。当然,客家人不把水田称为“那”。母亲还是姑娘家的时候,就听说国家将在黔江下游建设大型水电站,村里的一部分“那”将会被淹没。那时候她担心,没有了赖以生存的“那”,村民怎么活?出嫁后还在为这事夜不能寐。多年过去,水电站始终没有动工,她以为舅舅家的“那”可以保住了,日夜暮着的心终于放下。进入二十一世纪,水电站建设提上日程,母亲的心又悬了起来。我向她解释,国家不会对淹没区的群众置之不理,他们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,如果符合搬迁条件还可以移民到县城居住。

母亲问:“到城里靠什么吃饭?”我笑着说:“我现在不耕‘那’了,不是一样有饭吃吗?”她说:“你是大学毕业生单位,你表弟他们文化低,没了‘那’,打工能保证一辈子吃饱饭吗?”

我向母亲分析村里的现状。现在村里很少见到年轻人,他们都到城里读书、打工,“那”已经控不住他们渴望远方的脚步,因为“那”产生的收益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。他们到城里不是为了逃避劳动,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春种秋收,远比守着“那”的日子多彩斑斓。可母亲心里还是不踏实,嘴里嘟囔:“吃饭是一辈子的事,没‘那’了怎么行?”

舅舅全家搬迁到县城的移民新村后,我驱车带母亲过去。移民新村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生活小区,设施之齐全和环境之优雅比我们小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母亲并不关心新村的面貌,直接问表弟怎么解决吃饭问题?表弟笑着说:“进厂,先是政府推荐岗位,之后再跳槽到待遇更高的厂。有手有脚的,这个年头谁还在为吃饭犯愁啊。”母亲说:“那可不一定,懒人就得挨饿,刚干时候,全村个个吃干粮,懒人只能喝稀的。”

母亲离开“那”已经好多年了。我参加工作后,把她接到城里生活,可她心里还系着“那”。要是长时间干旱或长时间下雨,她就会愁容满面,自言自语:“‘那’的收成不行了。”

母亲一生虔诚于“那”,“那”赐予她的却是一生都卸不掉的苦累和牵挂。她没有怨言,反而感恩“那”的赐予。她留给孩子们一句箴言:“人只有病死,没有累死。”

母亲逝世后,坟家就立在“那”边,“那”依然在给她演绎着精彩的春华秋实。

## 细雨在清明中铺陈

章雄

每年清明,我们总在迷雾细雨中去爬山,去拜公。清明似乎有意考验人们的意志,探究人们的诚意。我们从未吐露一丝怨言,一句妥协的话语,相反,一幅幅高山水墨画激发着我们去探索、去品味。

清明一早,大人们早早就蒸好喷香的糯米饭,烧开水,等天亮开始宰杀鸡鸭。大锅里,猪头在沸水中翻滚,静候我们的安排。

临出门前,我们都要郑重打扮一番,穿上最洁净的紫色衣服,把准备好的祭品装进各种竹编的容器里。大人要上最好的一辆汽车,认为这样才能告慰祖先:子孙衣食无忧,甚至过上了富足的日子。让祖先放心、不让长辈担忧,是我们作为晚辈要尽的一份责任。

祭祖之路挑战重重,平日里司空见惯的山头,此刻变得不同。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半山腰或更高的山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看着远处白云朵朵挤挨在一起,是它们在列队欢迎我们吗?我们对着远处呼唤,山谷以悠远的回声应答,那声音如古老的山歌,是山灵的吟唱,还是先人的低语?

我们穿越在崇山峻岭中,云雾从身边掠过,悄无声息,伸手去触摸,可以感受到它们滑过额前的清凉。我们张开口袋,试图把那些高山上的云雾装进口袋里,留到日后回味清明的味道。

我们扒开齐人高的荒草,挥镰开路,才爬到祖先的宝地。众人割开墓地的荒草,给祖坟上新土,直到盈满。

不知何时,细雨停了。我们点上香烛,摆上祭品,静静地等着什么,默想什么,连山洞上滴下的雨水都能听到,鸟鸣似乎也要停滞。

每年清明,我们都要赶一场云雾缭绕的旅行,一场肃穆的聚会,为一个感伤的怀想作一年的铺垫。

